疫情陰霾下
中國實體書店積極自救

全國中小書店聯盟「書萌」於今年2月對全國1,021家書店的調查顯示，受疫情影響，截至2月5日，90.7%的書店選擇停業，超過99%的書店沒有正常收入。面對「寒冬」，中國實體書店選擇把書店搬到「雲端」，利用直播、線上讀書會、線上銷售等多種方式走出孤島，積極自救。 文：新華社

■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發起的書店燃燈計劃，目前全國已有150多家書店參與其中。 網上圖片

■疫情肆虐下，實體書店遭受重擊，紛紛利用「雲端」自救。圖為長沙天心區西西弗書店，一名戴口罩的讀者在閱讀書籍。 新華社

從年三十到現在，合肥書店保羅的口袋已經停業一個多月了。其旗下的四家書店，在這場疫情之下，都被迫關閉店門。

「這次疫情對實體書店有很大的衝擊，即使復工，上半年的營收也會大幅度銳減，支付不起人員薪資和房租等開銷的話，就會面臨倒閉。」保羅的口袋創始人之一朱莎說，疫情進一步放大了實體書店的經營問題。

強化與讀者的聯繫

從1月31日開始，保羅的口袋嘗試辦起線上讀書會。邀請詩歌學者、文學愛好者、營銷廣告人等在微信群裡圍繞不同主題和讀者進行分享和討論。「目前我們辦了四期線上讀書會，差不多有200人參加，反響熱烈，前三期自己策劃，每人10元自願掃碼加入。」朱莎說疫情加速了網絡時代的進程，也促使他們進一步思考經營方式的轉變。

在安徽的523家新華書店，線上「聊書」會、微店、讀者微信群、電商直播等多措並舉，探索一套深受讀者歡迎的新服務方式。

據皖新傳媒「閱+」事業部總經理黃震介紹，目前全省新華書店共組織了20餘場線上「聊書」會，觀看人數近10萬人次，建立了1,000多個讀者群，服務讀者超過30萬人次，當地以社群電商小程序和微店為線上平台，嚴格對商品進行消毒後，通過快遞將圖書配送到讀者的家門口。「疫情之下，應該充分利用書店在本地的優勢，為當地讀者提供社群化營銷和急需的服務，強化和讀者之間的聯繫。」黃震說。

倒逼書店轉型

各地書店紛紛求變，探索新途徑。浙江的言幾又書店在2月5日開啟「精神食糧補充站」，供讀者在線選購，快速配送，最快次日送達，並和餓了麼平台合作，上線半小時同城配送服務。上海的鍾書閣開啟多場「無人書店」直播，向讀者介紹書店和圖書。

2月20日，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聯合150多家書店在線上開啟了「書店燃燈計劃」第一期：閱讀，能給我們帶來什麼？在全國各地的書店微信群裡，近4萬名讀者在線上聆聽了作家李浩關於閱讀的分享。

這場「自救」得到了廣大讀者的關注和支持，截至2月27日，新浪微博上「實體書店集體自救」的話題有400多萬的閱讀量。

2月26日，單向街書店在官方微信號發起了一場眾籌自救，讀者可以購買不同額度的線上儲值卡，這一行為很快在網上引起熱議。90後北京白領孫則書在公眾號上看到這篇文章後，立即購買了50元的儲值卡，並將文章轉發到朋友圈，寫道「保衛書店，城市的大腦」。

在孫則書看來，實體書店是一種精神港灣，置身書店時的寧靜感和幸福感是電子書無法給予的。「如果書店因為疫情撐不下去是件很可惜的事，我也願意盡一點小小的力量幫書店渡過難關。」孫則書說。

「這次疫情在帶來衝擊的同時也是倒逼書店轉型的一個契機。讓我們意識到要充分利用互聯網平台和社交工具來為讀者提供線上服務，增加服務的路徑和手段。」黃震說，這對於未來書店的抗風險能力包括營銷能力的建立都有着一定的積極意義。

線上「聊書」宅在家中的閱讀時光

「原來人類住着會冒煙的屋子、燒壁爐來取暖、開着隆隆作響的汽車……」24日晚，兒童文學作家陳佳同在手機前與600餘名網友見面，講述了一隻狐狸夢想變成人類的童話故事。在這個長達2個小時的視頻直播中，陳佳同時而手捧這套去年7月出版的童話書，朗讀其中文字，向鏡頭展示插畫，時而看一眼網友留言，「聊」上幾句。

「寫書的時候遇到什麼有趣的事情？」有網友留言問。陳佳同找出過去探訪肯尼亞大象「孤兒院」的照片。「其實，我寫白狐迪拉的故事，就是以一個動物的視角去觀察人類。」他回答。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像這樣的線上「聊書會」，安徽新華書店已經組織了20餘場，直播時長超過60個小時。「實體門店雖然關閉了，但『書香』不會斷。」安徽新華書店負責採購銷售的總監吳國棟告訴記者，他們每天確定一個閱讀主題，邀請出版社編輯以及書籍作者發起直播，更發動起「90後」員工，上線接力傳遞「書香」。

即便對手中的童書繪本內容早已爛熟於心，28的歲員工張金晶人生第一次在手機上面對幾千名小讀者時，依舊止不住地緊張，「深呼吸都無濟於事」。「這書太有趣了！」「這就下播了？意猶未盡啊！」近3個小時的手機直播最終收穫了8,123個讚、720餘條留言。這讓張金晶如釋重負。「在線介紹圖書、分享閱讀是一次全新的嘗試，未來我會更加自信和熟練。」他說。

為防止疫情擴散，內地不少城市啟動了較為嚴格的封控措施。當「宅」成為特殊時期中國人的常態，書籍則是必不可少的陪伴。

「兩個寶寶愛讀繪本，我和老公愛看小說，兩個月下來家裡的書快不夠讀了。」家住安徽省合肥市廬陽區的年輕媽媽張冰清說，閱讀調節了疫情期間一家人有些緊張的情緒，「這是『以讀攻毒』」。

雖然門店關閉了，安徽新華發行集團旗下的合肥七桂塘書店員工趙婉嬌卻比過去還要忙，她每天要處理近300個訂單，深夜1點還在線上解答讀者詢問。書店建立的讀者群一直有400人，而疫情發生以來，數量擴增了一倍。學校網絡教學開始了，學生急需教材；書訊不斷，老讀者閱讀需求越來越密集……「趙婉嬌們」成了連接書籍與讀者的「擺渡人」。

同時，書店也以社群電商小程序為線上平台，以當地安徽讀書城為產品供應和分揀配送中心，嚴格對商品進行消毒後，通過快遞將圖書配送到讀者的家門口。「我點的外賣還沒到，要的書就已經先到了。這速度必須點讚。」安徽省馬鞍山市的一位讀者說。數據顯示，僅僅十天時間，合肥一地就發出超過3.6萬冊圖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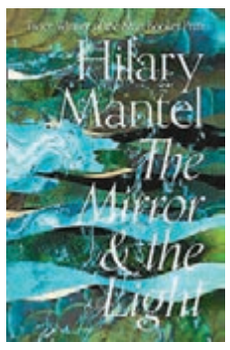
直播的最後，陳佳同說，希望閱讀能夠傳遞「信念、智慧、善良、勇氣和愛」。

「這也是共克時艱中的我們最需要的。」張冰清說。

書介

The Mirror and the Light

作者：Hilary Mantel
出版：FOURTH ESTATE LTD.



繼《狼廳》(Wolf Hall)、《提堂》(Bring Up the Bodies)後，希拉里·曼特爾(Hilary Mantel)帶來三部曲的驚人結局《鏡與光》。1536年5月，英格蘭。安妮·博林死了，被一個僱來的法國劊子手在一瞬間斬首。就在她的遺體被匆匆掩埋之時，托馬斯·克倫威爾正在與其他勝利者共進早餐。這位來自帕特尼的鐵匠之子從春天的大屠殺中平步青雲，他的權力和財富不斷攀升。而他的令人敬畏的君主亨利八世，在第三任王后珍·西摩生下他最渴望的男性繼承人並因此而死之前，與她享受着短暫的幸福。克倫威爾是一個只有智慧可以依靠的人。他沒有顯赫家族的支持，沒有私人軍隊。儘管國家內憂外患，反叛者虎視眈眈，入侵者的威脅使亨利八世政權瀕臨崩潰，克倫威爾卻運用他強大的想像力在未來的鏡子中看到了一個嶄新的國家。但是一個國家，或者一個人，可以像蛻皮一樣脫離過去嗎？憑藉《鏡與光》，希拉里·曼特爾成功地結束了她從《狼廳》和《提堂》開始的三部曲。她講述了托馬斯·克倫威爾從一無所有的男孩爬到權力頂峰的最後幾年，塑造了一個捕食者同時也是獵物的形象，展現了現在和過去、皇家意志和普通人的願景的激烈衝突：一個現代國家通過碰撞，激情和勇氣走向偉大。

桑青與桃紅(新世紀珍藏本)

作者：聶華苓
出版：時報文化出版

聶華苓這部獲得國際肯定的小說，以印象式速寫及戲劇性的表現形式，強烈的爭議話題，成為作者最具特色之代表作。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桑青與桃紅》在《聯合報》副刊連載時，因政治和性的尺度問題被迫腰斬；一直到世紀末的二十多年間，這部小說一如小說主角經歷漂泊與離散，到處流浪，陸續有各地區的中文出版社出版。如作者形容：「有大刀亂砍的版本，有小刀修剪的版本，有一字不漏的全本。」一九九〇年，《桑青與桃紅》獲美國國家書卷獎，此後成為離散文化（Diaspora）研究的文本，是探討女性文學、少數民族文學、移民文學的必讀經典。時報文化於1997年推出過一版，而今轉眼過了二十三年，在該書絕版多年的今日，再度推出新世紀珍藏版，以饗讀者。

為小情人做早餐

作者：焦桐
出版：二魚文化

他長期鼓吹「君子近庖廚」：以半輩子的烹煮實踐，呵護生命中的女人。若說《完全壯陽食譜》當年以食譜之名、詩集之身，示範了一種嶄新的形式；那麼《為小情人做早餐》今日的出版，即是焦桐在深耕數十年飲食文化後，又一文類的跨界演出。這是一本優美的文學著作，一本厚實的家常食譜，一本衝撞文類框架的創作；近百封待公開的情書，逾百道的作家私房菜。第一部分「為小情人做早餐」以時序為敘述軸，每篇皆以家庭餐桌開展，共103道焦桐親做菜餚；第二部分「娃娃書」寫於三十多年前，流露焦桐早期的抒情文風，為此批作品首次集結出版。

記憶中的傷痛，何忍遺忘

書評
文：余孟書

《少年來了》
作者：韓江
譯者：尹嘉玄
出版：漫遊者文化

光州事件已結束，蘸滿鮮血、貫穿槍彈的創傷仍隱隱作痛。受難者棺柩移葬至新墓園，靈魂的悲鳴依舊盤旋於尚武館。以1980年5月18日發生於韓國的「光州民主化運動」為敘事背景的《少年來了》，不僅是一部淚水盈溢的文學作品，更是一盞熠熠燭燈，照亮記憶中的傷痛。

彼時，光亮確實具有特殊存在意義，尤其受到武力鎮壓而造成大量平民、學生傷亡的全羅南道和光州。尚武館設置了上香靈堂，無論是已有家屬守靈的棺柩、尚待確認的遺體或每顆哀慟的心，都需要光亮。比起棺材的供不應求，蠟燭數量算是綽綽有餘了，燭台亦可利用飲料空瓶來權充。

點亮燭光之前，還有各項事務要忙碌。早晨，一批新棺材送來，裡面是被醫生宣告不治的死者。夜晚，則有另一批遭到射殺而當場斃命或急診路途就已回天乏術的遺體運來。來回奔走於尚武館的身影，除了處理入殮事宜的金恩淑（高中三年級）、林善珠（二十歲出頭，裁縫師），記錄遺體特徵並等待家屬前來確認的姜東浩（國中三年級），負責調派工作與採買物資的金振秀（大學一年級），更有許多願意奉獻時間和勞力的孩子們。

是的，他們不過就是雛鳥一樣的孩子而已。原本應該翺翔天際的翅膀，為何停留在這個死神窺伺的危險場域呢？到了最後時刻（各自寫下簡短遺書的夜晚），年紀稍長的大孩子甚至得費盡口舌，才能說服未滿十七歲的學生們回家。某位受訪者（光州事件發生時約二十三歲）回憶起當年，已不再有把握了——那群詢問可否把剩餘的蜂蜜蛋糕和芬達汽水拿來止飢的孩子們，是真正對死亡有所了解，才做出那樣的選擇嗎？

死亡很殘忍。然而，存活不也是一種嚴苛的刑罰？因光州烽火而焚身燒心的人們能走出困境，大抵可歸功於自癒能力、周遭環境的正向協助、時間浪濤的沖刷浸洗，過程雖然艱辛，終究還是遠離了煉獄。但某部分的受難者卻飽受失眠、極度焦慮的控制，無論是否確診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總覺深陷噩夢幽谷。得以繼續呼吸的倖存者，其靈魂與實體被牢牢桎梏了，長久封鎖於傷痛之中。纏綿於苦床病榻的乏力感，尤以經歷過虐待、性侵或鞭撻逼供的當事者更顯嚴重。

振秀出獄後，倚靠止痛劑、睡眠誘導劑辛苦度日，體內彷彿還存留那年夏天的調查室。聽了振秀勸告而丟下武器投降卻慘遭掃射的少年們的身影，凍結成連時間也無法治癒的傷痛；善珠在層層噩夢裡不斷墜跌，當睡意退去，痛苦的輪廓反而更加清晰。瀰漫彈藥氣息的光州事件絕非一場噩夢，是真實，是永恒的傷痛；東浩的母親不知死後世界是否有相遇、道別、臉孔、聲音、歡迎、失落等情狀，亦不知應該對東浩父親的病逝感到惋惜或羨慕（原本說好一起為兒子奮鬥，沒想到丈夫竟撒手人寰）。一幕幕播映於心窗的日常記憶，是難以忘懷的傷痛。

成為出版社職員的恩淑，思索着被檢閱科刪掉重要詞句的舞台劇究竟如何呈現時，演員們沉默無聲的表演令她想起了少年東浩：「在你死後，我沒能為你舉行葬禮，導致我的人生成了一場葬禮。就在你被防水布包裹、被垃圾車載走以後，在無法原諒的水柱從噴水池裡躍然而出之後，到處都亮起了寺院燈火。」

後來，白蜀葵和紅玫瑰盛開的老舊韓屋改建成組合式貨櫃屋，棲留於尚武館的靈魂也飛向朦朧的仙境。光州事件畫下句點，烙印於記憶深處的傷痛依然散發着坦率的光亮。東浩啊，那些發亮的傷痛，藏在哪裡呢？

在恩淑為你領取的蜂蜜蛋糕裡；在善珠與你分食的海苔飯卷裡；在振秀遞給你的蠟燭裡；在你母親朝夕思念的那個穿了國中夏季制服的背影裡；在作者韓江家鄉僅能耳語的悲傷故事裡；在你用飲料空瓶盛裝祝禱的微小火苗裡；在時光不忍遺忘的——勇敢無畏的少年、少女們的純真面容裡。

簡訊

遲子建《白雪烏鴉》再版 回顧百年前的抗疫精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蕊 鄭州報道）記者從人民文學出版社了解到，茅獎作家遲子建長篇小說將再版發行。該書是遲子建10年前的一部作品，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今天再讀這部小說，回顧百年前的抗疫精神，會有別樣感受。

遲子建創作這部小說的初衷要追溯到非典那年（2003年），當時政府採取了很多防控措施。哈爾濱的媒體報道說，這與100年前發生鼠疫時，清政府派去防治鼠疫的醫官伍連德採取的措施幾乎完全一樣。

一百多年前的1910年冬至1911年春，一場鼠疫在冰城哈爾濱爆發，共有六萬多人因此失去生命；僅有兩萬多人口的哈爾濱傅家甸，疫斃者竟達五千餘人。《白雪烏鴉》就是根據這段史實創作的。

作者以富於地域風情的筆調，講述鼠疫流行時發生在哈爾濱平民百姓中間的種種故事，表達普通人在災難中的生活常態和堅韌的抗爭精神。根據真實歷史人物塑造的華僑醫生伍連德和官員于駟興，雖然未施重墨，但給人以深刻的印象。